

坝子、河与桥

刘井刚

院子前面是条河,叫坝河。坝河是活性子,春雨过后,河水开始涨,到夏季,会有一床床的洪水冲下来,无数个世纪后,沿岸就有了无数的平坝子。

坝子叫长安坝。四米高的河堤,两堵墙似的,以石头的冷峻,以铁道的形态,自县城逶迤而来,然后向东去。从河堤石头的大小以及垒砌的形状可以看出,最早是哪里水壅严重,就在哪里砌堤。水无常形,善于避实击虚。凡被水啃噬的地方就会砌一段防洪的石堤。慢慢地,两岸的河堤便成了不规则的垛口。后来,有些垛口不得不封闭。年长日久,没有堤的地方越来越少。为一劳永逸,某年一鼓作气地把所有的石堤连起来,连它的高度也修整得平行一致。

河分大河小河, 用来渡水过河的不外乎是舟楫和桥梁。从我记事起,从院子去对岸,过河就靠跳石。书上把跳石叫列石,但爱反其道而行的院子人,偏把列石叫跳石。澡盆大不规则的石头,除顶上三两寸露在水面外,余下的部分都屏息静气地藏身水中。过河时,脚踩着跳石,移步换形如蜻蜓点水一样跳跃着。

但凡有人居住的河段, 河堤会诞生出一段石阶,叫阶石台。阶石台像拇指一侧生出的六指,因羞于见人而一头扎进河里,与一排跳石成直角相连。到对面,跳石又连着另一段伸进河里的阶石台。这时,倘若从空中鸟瞰, 那阶石台和跳石像一架古老的秋千不分昼夜地在水中荡漾。

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, 跳石在我的眼中也是多变的:如果站在河里,那跳石分明就是一把锋利的锯子,把一张张明亮的玻璃锯得七零八落;若站在河堤上往河里看, 那跳石就像一张揉皱的稿纸上一串不明所以的省略号;当然,偶尔也会出现幻觉,那一排跳石就是楚河汉界边严阵以待的卒子, 此时正成纵队向敌方阵地插去……

跳石,古老而简易的渡水之器,默默地担起了多少人通向彼岸的重任。

过跳石最怕的是夏季,过着过着,总担心一场洪水滚滚而来,晚上也十分恐怖。从高高的河堤上一步步走进河里,周围的人家忽然看不见了,顿时陷入危险之中,那哗哗的水声这时也推波助澜,平常听着优美动听的流水声突然让人毛骨悚然。

那时最渴望有一座桥横在河面上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桥是多么的珍稀。

早先,除了贯通公路的冲河桥和无数的涵洞桥,全县没有一座桥横跨在坝河上。城西倒是一座木桥,那是出入县城的通道。南河坝也有一条窄板桥,那是蔬菜队架设的临时桥,涨水前先拆掉,水退了再搭上。

全县都没有一座像样的桥,院子更不会有桥了。不仅那时没有,以前也没有。没有桥,只能搭跳石。

冬、春两季还过河,搭一次跳石能管两季,穿着布鞋踩着跳石过河,基本能保证鞋子不被水浸湿。但一到夏天和秋天, 跳石就像韭菜一样不停地被一场

场洪水割去。涨水时大人可以不过河,学生很恼火。学校全在河对岸的公路边。去学校,得过河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初, 院子换了新队长。二十多岁,年轻有魄力。上任第一个冬天,就带人把院子周围的黄杨树砍倒做桥梁。桥面上铺垫些树枝、稻草,最后铺一层湿土,踩在上面,软乎乎地。桥架好的那天, 院子跟过节一样热闹, 大人小孩都去桥上走一趟,体验一把被托举的感觉。

第一次从桥上过,我还有些不放心,不知桥能不能承受我单薄重量?走在没有护栏的木桥上,我战战兢兢。走过几遍后,胆子就大了,也能漫不经心地在桥上停留,表明自己并不恐高也不少见识。站在桥上朝下看,别有一番景致。河道像一个长而生硬的凹字,清亮亮的河水,如果天气暖和,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鱼在水里悠闲地游动。

有桥了,跳石顿时相形见绌了。院子里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, 白天从桥上过了,晚上还去桥上走一遍。木头搭建的桥,经不起过分的折腾,冬天架的桥,次年夏天还不到,桥面上的泥土被雨洗干净了,接着固定桥梁的两对夹棒先烂了。桥梁没有了约束,高低错落,没人再敢上桥了。时间一长,桥就报废了。

桥一毁,只好又踩跳石过河了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, 西河坝建起了一座四百米长十米宽五孔双曲拱的大桥。接着,南河坝窄板桥也变成铁索桥。过几年,又换成水泥结构的拱拱桥。经济的快速发展,给坝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,桥像雨后春笋般遍及各乡、各村。东大桥这时也建起来了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, 院子隔河渡水的问题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,从县里弄到了四捆棉花作为建桥的启动资金。当时院子的两个队长也换了。队长都是中年人,做事稳重。知道棉花变现了,资金缺口仍然很大,于是果断断地放弃了。让人没想到的是,院子两个队一放弃,另外两个偏远的生产队见缝插针地就把建桥的机会抓走了。那两个生产队距河坝两三里, 桥对他们来说可建可不建。可他们脚足了劲,偏要建一座桥。他们用四捆棉花打头阵,然后集资、投工投劳,硬是用一冬的时间把桥建起来了。那是全村第一座水泥桥,之后河里涨水了,院子人就顺河堤走一里路从那桥上上过。每次看到院子人绕那么远从那桥上上过,总想问:同是两个生产队, 一河之隔的两个生产队怎么还没有偏远的生产队有胆量?

十年后一个晴朗的夏天,我坐在沙角海边,望着正兴建的虎门大桥,我就想:什么时候院子前面的河面上能建一座桥就好了! 其实, 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院子那时已剩下不到二十户人家了,而我家也早已离开了院子。无论是自筹资金,还是国家兴建,建桥的意头都不大了。

可就在那年冬天, 院子剩下的人家把建桥的资金筹集起来了。我听说后,嘱咐家里不仅出一份钱,

老理发店

李玉恒

我喜欢到理发店去玩,倒不是去理发,是因为离我家近,而且那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去处。

改革开放以前,理发店算是集体单位,小镇好像也就这么一个店,每天来店的人自然很多。来的人里面,多是理发的,而且男的居多,径直走到圆椅上,不吭一声,师傅几分钟就理个平头出来,然后去旁边的水池冲洗;理发前能和师傅说话的,多理的是分头,要和师傅强调一下是三七还是二八分, 这些人多穿得比较讲究,像是干部;偶尔有女的来剪发,一色的都是剪成齐耳短发,没有现在的烫染之说。

不过也有附近的许多闲人常聚集在这里, 和几个老剃头匠侃侃,多是吃早饭和晌午饭的时候,学校刚好也放学了。几个端着如盆大碗的汉子,高喉大嗓,和几个剃头师傅打趣聊天,聊时事,编段子, 说笑话, 每天的话题都不一样, 雅俗相映,常常引起一众人哄堂大笑,不少人碗里的饭都空了,都不想离开。那时候没什么娱乐,除了偶尔有电影看,电视什么的都还没在我们小镇出现,这里就自然成了信息娱乐中心, 现在想来这里也算是小镇的“德云社”了。

店有五六个剃头师傅。年纪大一点的姓周,大分头,头发已经花白,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。周师傅挑起的话题最多,几个大汉和他一起,有时候唾沫星子乱飞,他却不误手里活儿。有一时候看着他手里明晃晃的剃刀在客人头上飞, 他眼睛却盯着闲谈的人,真替理发的人捏把汗。黄师傅就住我们隔壁,大背头,背微驼,喜欢喝点小酒,每天

家园

向兴述

起,此起彼伏,就像一场大自然合唱,有高音部的明亮清脆,有低音部的低沉婉转。

春天,是鸟儿们最为忙碌的季节,迎春花准时登场亮相,像一个个小喇叭挂在树梢上。鸟儿们飞往迎春花,载歌载舞,同迎春花一起迎春。淅淅沥沥的春雨,把满园的桃花和杏花唤醒,鸟儿们又忙着去赏桃花红,观赏杏花白。接着,新加入的鸟儿赶在这个季节,选最美的树枝或角落搭建自己满意的空中楼阁, 开始新的生活, 实施孵鸟计划。

社区的麻雀,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以鸟多势众、伶牙俐齿的优越,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社区的小主,它们常常废物利用,把巢穴安顿在废弃的空调孔,或是雨棚铁皮卷起的缝隙间,铺上一点细干草以及绒毛之类的东西,便捷住宅就成了。五月天,雏鸟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,社区又多了一批可爱的小麻雀。

斑鸠的巢穴也简易,在阳台或枝叶茂盛的高大树冠上,街来几根小树枝横斜搭着,就算别墅了。雏鸟从蛋壳中钻出来没多久,老斑鸠便带着儿女们,在

建桥时能出力尽量出力, 我也在春节后赶回家加入建桥的行列。

然而, 头年冬季开始建造的桥, 次年正月才竣工,六月中,就被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。从那以后,院子人对建桥不再抱希望了,大家想方设法地往公路边迁。

住在公路边,有桥没桥不重要了。虽然大面积的农田都留在了河那边, 但田里随季节轮流种植着油菜、小麦、水稻,管理和收割都趁晴朗的日子。之后,土地流转了,种上了茶叶,对桥更不依赖了。奇怪的是,这时人们对桥的念想更强了,好像有比田地更重要的东西丢在了河那边,如果不常去那边瞧瞧,那东西就渐行渐远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修河滨路时就像有人喊着芝麻开门,于是,隔那么远就建一座桥。河滨路傍着河堤而上,每座桥连起来衣扣一样锁着河面。那桥有水泥结构的拱桥,有钢结构的便桥,光院子前面一上一下就建了三座桥。我们村沿坝河一千五百多米的河段,竟有九座桥之多。全镇沿坝河(县城以东)分布着九个自然村,加起来几十座呢。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桥,现在以便道的形式随处可见。那些桥都建在人口聚集的居民区,与人行道相连。

桥分大桥和小桥,与那些气贯长虹的大桥相比,坝河上的小桥算不上桥,但小桥也是桥。坝河上的桥不计其数,像无数个工匠站成一列,那两列等距的堤岸是工字上下遒劲的两横, 横跨两岸的桥梁是工字顶天立地的一竖。如同汉字,有如椽的巨笔挥就的大字,有尖细的硬笔书写的小楷。无论是大字,还是小楷,那一个个铮铮铁骨的工字,都展现着工匠精神。

每天下午, 劳累一天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走出自家屋子,选择就近的桥到河滨路,或竞走、或跑步、或游上、或溜下,往哪个方向,全取决于那会儿的心情。一边是平展如镜的茶行,一边是垂柳掩映的河水。人不限男女、不分长幼,有骑车的,更多是步行的,他们一边走,一边聊。

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后,河道又进行了一番改造。先前洪水后仓促砌建的河堤提高了,加厚了,弯曲的地段调直了, 两岸河堤像平台巨型的芝麻桥一样平铺着,这时桥也进行了更新和补充;以前两片居民区共用的一座桥这时再增加一座, 一些质量不达标的桥也拆毁重建。

此时再看那桥,似芝麻杆的茎节,两边的居民区则是芝麻的叶子和花蕊。无论是从全镇着眼,还是单地从某个村看, 那河道和桥梁就是一株不断延伸的芝麻。如果把那芝麻竖起来,就会发现,那些居民区是芝麻的叶子,先对生,再互生,而那一片片的白房子就是芝麻一团团的花蕊, 于是那芝麻边开花边生长,而且越长越高。

提着一个小篮从家里哼着小曲到理发店, 有时候跟在他身后,感觉他身子有点晃。理发的时候,手里的活儿却很细, 边哼小曲边干活, 有不少熟人喜欢找他。

吴师傅是个中年人,干净利落,方脸平头,浓眉大眼,中等个头,微胖。他不怎么说话,却是店里少有的创新派,喜欢讲究一点头型的年轻人都找他理发,他能根据你的头型调整发型, 而且和你说得头头是道, 现在有些美容店时髦的洗耳、剪鼻毛和头部按摩,吴师傅那时候都在做了。

李师傅是个女的,那时候四五十岁,有点残疾,拄着拐杖理发,喜欢讲笑话,有时候别人还没笑,她已经笑得憋不过气了。还有一对小夫妻,看样子是学徒,杂活做得比较多,偶尔给小孩理发,好多年后,他们开了一个档次比较高的夫妻理发店。

理发店虽然泡去了我很多时光, 我却很少在这个理发店里理发。给我们理发的是一个干私活的老太太,每隔一两个月, 提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小篮子到我们院子里来,在天井支把椅子,院子里七八个小男孩挨次坐在椅子上,一溜的小平头,一角钱一个,大人们说比理发店便宜。以至于整个童年, 我都十分向往理发店里那个能转动的圆椅子,希望很神气地坐在上面理一次发。

理发店一直开到新世纪初,师傅们慢慢干不动了,那对年轻点的夫妻在新开了自己的理发店,老店就空置起来。老理发店,连同昔日老街的熙攘一起,都成了儿时的记忆了。

林荫道或草坪上开始学步, 老斑鸠把它那像古时文人一样的走路姿态,传授给它的后代。

山雀筑巢谨慎,它们选择在树叶密集隐蔽、安静而偏僻的地方,如树洞、墙缝或树枝杈,用四处衔来的细树枝和羽毛等柔软材料,编织温馨的小家。雏鸟破壳后,山雀夫妻起早贪黑,四面八方寻找食物,精心喂养它们。

这些不知来自何地何方的小生灵们,除了觅食昆虫外,各类草籽、小野果以及槐树谢下的碎花片,都是它们喜爱的食品。孩童遗落的面包渣、饼干沫、芝麻粒等,更是它们的时尚美食。闲暇时光,小区居民常常会定时定点投放自己家里的小米、玉米面等食物,为鸟儿们改善伙食。每到此时,麻雀、斑鸠、山雀等各种鸟儿,都欢聚一堂享受盛宴。

鸟儿们似乎被居民们的友好善举感动,不仅“叽叽喳喳”,还“啾啾咕咕”,好像在赞美社区、夸奖送它们美食的大爷大娘、弟弟妹妹。乐得老人们喜滋滋地露出慈祥的笑容, 真想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子孙搂在怀里;馋得孩子们更想变成小鸟,加入它们的行列,自由飞翔。

十年的光阴不长不短,一个人一生中,十年不仅仅是时段,还是人生某个转折点的交替期。

近几年写诗少了,逛山的日子多了。2017 年开始,几乎每周都会进山一次,看山看水、看云看树、看花看草,每看一次都有新的体会或感悟。这种看与感悟的过程, 在文学写作中是一种体验。

2018 年春天,驱车进山,一路看着风景,直到路的尽头,停下驻足,恰逢春雨刚歇,云雾自丛林中蔓延而上,一幅唯美的画面,让我心一喜。

当时选择这个地方时,还有一件事,在我院子的屋后,有一房屋已破烂不堪了,只剩两间偏房尚可住人,这家只有一位老人在家,她老伴已去世多年,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。春季来了,她满山采摘野茶,后来才知道按照家族的辈分,我应称呼她姑妈。当时站在她家院子里,她一句乡音,顿时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从心底冉冉升起。寒暄中,我才知道,翻过这座山,便是我的家乡牛蹄。

我出生地在石嘴河,凤凰山余脉之地,与我的南山云见仅两山之隔。因道路不通,从老家到南山云见要绕山两小时。有一次我带朋友去我的老家,指着凤凰山上的一个山垭,让他拍照留有用。他很不解地还是拍了,两小时后抵达南山云见,我再指着山上的一个山垭,让他拍照并让将两张照片对比看看,那时他才恍然过来,他说他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将南山云见选在这里了。

或许是冥冥中我离不开这座山,要这座山做更多事,为那一草一木的诗意,似乎需我竭尽全力。

凤凰山在南朝名金凤山, 北周称龙子山, 隋唐以后称凤凰山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山南道金州:“凤凰山在(西城)县西,一百五十里。山上有十二层,悬磧万仞。”也曾称为西城山。《钦定大清一统志》卷 188 兴安府:“西城山,在安康县西北五里。州志:古西城县建在山下。”商务印书馆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中记录,西城山在陕西兴安(后改安康)县。

沿凤凰山脉向安康城区前行,在月河西岸,有一座山,名为鲤鱼,此山无险峻,也无参天大树,因有仙则其名。

在两山之间,峰峦叠嶂,嵯峨高峻,其山林杉翳翳,苍松郁葱,鸟鸣嘹唳,蔽日隐月,烟云过眼,使人豁然之处,田园之间,云海之上,心中之喜,随想心中之偶像王维先生,此处酷似有辋川之意境,便命名其南山云见。心动便行动,在两山间修田造屋,顺其自然而自然,尽人心而人心。

二

大家一直都在讲,诗歌源于生活的体验。或者,换一个角度来说,诗歌,其实就是记录日常生活的一种具有艺术感的方式。那些没有感悟的呻吟,是需要我们警惕的。日常生活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,但将其与城市的压抑生活对立起来,日常生活与本质化的自由主义原则却息息相关。当然,每个人对日常生活的定义不一样,经历不同的人群必然有着不同的定义。那么在当时,日常生活不仅更具当代性,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诗和远方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,钢筋混凝土的建筑,人为改变的自然,假山假水, 已失去了控制人们视线的能力,更多的人已经对他们视为生活的一种附属物。此时,人们更需要的是解放身心,通过追求乡村的日常生活做到回归和放任。

我选择在一座山里,造一个院子,就是这样的缘故。

既然选择了山里,我除了用自己的双手和审美去改变一部分,更多的时候,我是用诗歌去记录他们。对于我,在山里所见所闻就是我的日常生活,这样的日常生活也是我的诗和远方。

在乡村,我有太多的记忆,既有记忆中的故事,也有我逝去的青春和自我。对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,现在看来,是一种诗意的锤炼,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新的审美视觉。

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, 必须具备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提取生活和存在本质性的能力。我们通过陌生化的手段,启发自己从另一个通道去洞察现实,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境地。从诗歌语言中,能够听到自身和周围事物发出的声音,洞察到自我与外部的环境。

当然,我们书写日常生活,不排除是为了与读者保持一种同质性,但更多的时候,我们不会为了博取而改变内心,不再为“我的读者是谁”这样的问题纠结。很多诗人和艺术家,常常会感叹自己很孤独,或许最根本缘由是在重建艺术的社会价值上,我们忽略了利益,我们重在诗的一种愉悦。再之,这种孤独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寂寞感。当然也要区分于年代感,50、60 年代人的孤独感和 70、80 年代的孤独感不一样,前者是被他人排斥或感到被他人排斥时,无法与他人相通时的一种心理状态,后者更多的来自社会丰富性的孤独感,面对群体的多彩,失去自我后的一种心理寂寞。我作为 80 年代的人,其实有时候我也很庆幸,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孤独。只是我的孤独来自在夜深人静时,万物归于平静后一个人在山里的静谧感,这也似乎并不能全归结于孤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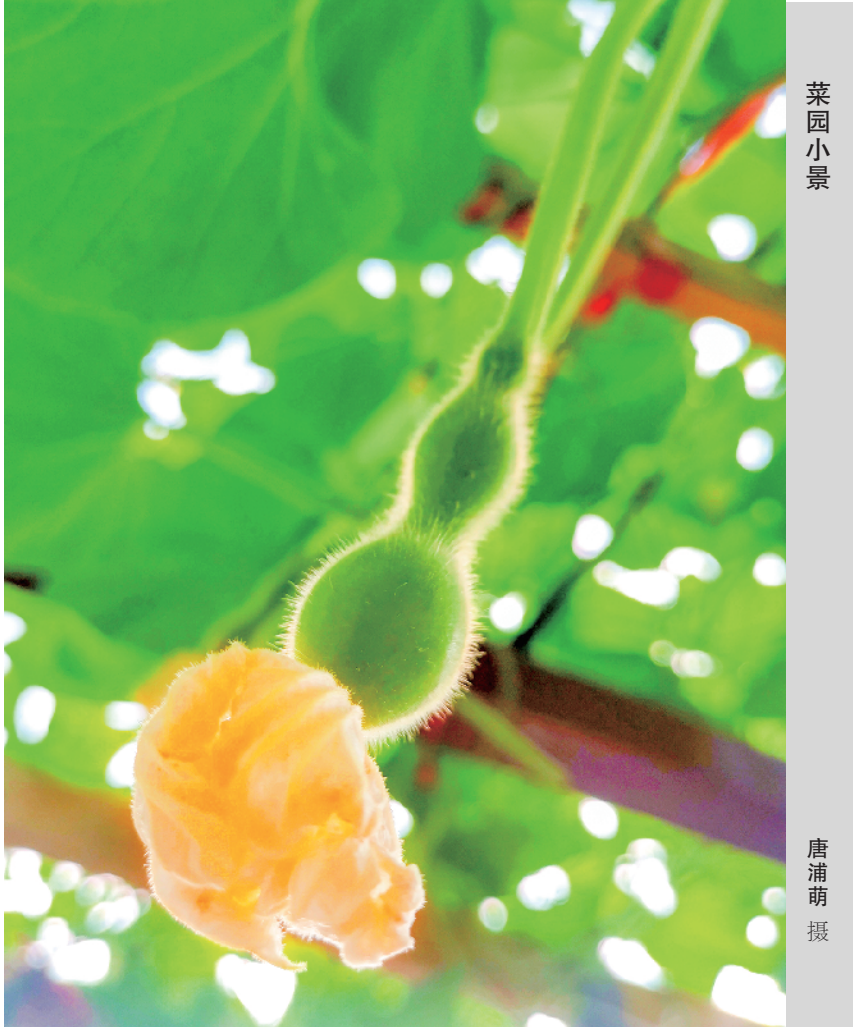
我需要申明的是,我的诗歌书写,并不是为了疏解某种孤独。

三

我的这本《南山二十四帖》,最初计划称作是《辛丑年诗记》,后来累加了癸卯年的一些诗作,索性按照二十四节令,分为二十四帖,这是我对传统的一种敬畏之心,也是用一种诗歌体的记录方式,记录我的生活轨迹。

收入书中的作品完全按照日历形式延续,未做重新调整,其目的:一是方便自己回忆这几年中的某一天发生的事;二是让诗歌本身除了让读者有一种艺术的感触之外,还需要看到诗歌本身的真实性,或者说,还原作品产生的真实性。这其实是诗歌语言的真实性问题。真实,是当代诗歌的重要特质之一,“真”是诗人应该直面的生命存在本身。

诗歌语言的真实性,除了源于我们对自我本身的真诚之外,还需要我们对所见所闻事物的内容真实性把握,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经验中,将“可感知的真实”呈现出来。在这物质繁华,精神匮乏的时代,我不知道这种“可感知的真实”还会不会存在。如存在,又将会存在多久。



菜园小景

唐浦萌 摄